

文本解读

当科幻的阳光照进现实
——读郝景芳的《北京折叠》

□ 禾 刀

不久前，继刘慈欣之后，中国作家郝景芳凭借中篇小说《北京折叠》斩获由世界科幻协会颁发的雨果奖。出于职业敏感本能，媒体不费吹灰之力便“挖”出了郝景芳“不凡”的写作身世，并大肆解读她的一系列科幻作品，但是大部分人还是选择在第一时间阅读《北京折叠》这部获奖作品。有趣的是，读者这次评价，似乎并未延续刘慈欣获奖时的众口一词与交口称赞。

如果不是因为获奖，不是媒体先人为主地将《北京折叠》定义为“软科幻”，相信大多数人根本不觉得这是一部科幻作品，因为这小说不像刘慈欣作品中的科幻气息那样浓烈。刘慈欣的科幻作品着眼于人类当今科技未能所及之处，但在科学理论上又存在一定的合理性，所以能够激发读者异想天开。这类科幻作品也一度引领科学研究方向，比如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人造卫星、潜艇、直升机等，科幻作家们脑洞大开的想象功不可没。相对而言，异想天开似乎并非郝景芳作品《北京折叠》所期望达到的目的，因为她更关注现实。

郝景芳笔下的城市在科学技术帮助下，按照身份等级建成了三个不同的社区空间，三个层级的城市社区昼夜交替各不相扰、相安无事。文中的主人公老刀居于三层城市社区空间中的最下层，出于利益诱惑的冲动，决定帮

中层城市社区空间的一位青年传递情书至上层城市社区空间的一位姑娘，这便有了老刀三层城市社区空间的穿越冒险之旅。

平心而论，作为一部中篇小说，《北京折叠》的故事情节确实谈不上多么引人入胜，通篇几乎看不出有什么故事的高潮，反倒是基于老刀身份视角的一篇个人随笔。虽然文中郝景芳也介绍城市的三层空间建筑特点以及折叠方法，但她似乎对这种工程技术构想有着本能的抗拒，所以只是三言两语简单交待。这一点，与刘慈欣那种科幻作品带有强烈启发意义有着明显不同。

刘慈欣努力向读者传递“三体”概念，而郝景芳则致力于让读者从这个故事中回到现实、认识现实并反思现实。如同《盗梦空间》，《北京折叠》体现了强烈的社会现实性，使得这部作品不像一般科幻作品那样让人感觉不可触摸。至于科幻元素，只不过是郝景芳用来解构社会层级分化的一种技术处理手段——正是通过快速发展的科学技术手段，过去平面化膨胀的城市实现了空间式快速增长，不过社会层级分化也因为技术的进步而变得更加清晰。

在三个不同的城市社区空间里，老刀生活在第三层也就是城市最底层，数十年日复一日地打拼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改变，身份日渐固化，久而久之他终于认命，失去了向上层社区空间攀爬的动力。秦天生活在城市中间

一层，他有幸接触到一位一层城市社区空间的女孩，自那回眸一笑便已令他陶醉。显而易见的是，虽然秦天心仪那位女孩，但并不愿冒险擅自闯入一层城市的社区空间，这才有了他托付老刀帮忙传递情书的情节。

我们常说爱情是伟大的，爱情可以跨越一切鸿沟。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在郝景芳精心构造的这个折叠的逼仄城市空间里，由于折叠的三层社区空间彼此难以往来，自然也就省去了相互来往的台阶，所以只能寄希望于老刀这样的“遁地术”冒险为秦天传递情书。不过，老刀走的并非光明大道，而是藏身于阴暗的角落，缝隙小之又小，机会把握艰难。

故事最后，无功而返的老刀带着失败回到了他的生活原点。老刀的经历就像是科幻版的南柯一梦，短暂的穿越之旅让他领略到上面两层社区空间的精彩，不过这并未激发老刀的奋斗激情，反倒让他进一步明白了自己生活的适当位置。我们可以认为老刀安分守己，也可以认为老刀知难而退。

老刀未能完成秦天的托付，这当然不是老刀个人任务的一次失败，同时也折射出，处于社会中间层面的年轻人同样面临着向上攀爬的困境。

在郝景芳的笔下，科幻就像是一缕五彩阳光。当这缕阳光照射在折叠城市上空时，不同层面便呈现出不同的色彩。

者的写作功底是扎实的。

毋庸讳言，好的散文必须贴着地面行走，必须有对人生、对社会有自己独特的视角，才能让作品呈现出不一样的情怀，把自己与别人区别开来，形成自己的风格。在《秋风古韵“十七房”》中，这样写道：“拿什么解读这个民族端丽的痣，用什么诠释这个世世代承的美人斑；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家族坚韧智慧的象征，那是一个换一种容颜的中国结啊。”在《梔子花香里的村落》中，作者留下这样的思考：“井是村落的眼睛，不分季节不分昼夜地醒着、睁着、清灵着，村落的心事，一定能在井幽深的水底找到。”

多年来，寒石笔耕不辍，文章发表在报纸杂志无数，收到的样报样刊占了储藏橱的大半空间。他戏称这是他笔下开出的文字之花。但每年都要花精力防霉防蛀，不如把这些纸头跟盆土掺合在一起，填入花盆中，作为植物的肥料，让它们来年用另一种形式开出更美丽更惊艳的花朵。我想，这是一种结束，又是一种出发。

《摇曳与芬芳》是寒石的第一本散文集，或许不久，寒石又将带我们去触及一片更美的风景。

（《摇曳与芬芳》，宁波出版社2015年12月出版。）

百家荐书

未来文学史备忘录
——为《70后诗选编》而作

□ 茱 萸



所谓“未来文学史备忘录”，戏仿的是卡尔维诺《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的拟题方式，主要想用以形容新鲜出炉的《70后诗选编》在我眼中的对于未来文学史的意义。客观来讲，“70后诗歌”和“70后诗人”作为汉语诗歌现场（用胡续冬的说法，则是“二板文学史股市”）近二十年来最火爆的几种概念股之一，在文学行情整体萧条的形势下，时至今日虽然面临跌停，在气势上却一点也不输，反而跃跃欲试，大有触底反弹的趋势。这倒也算得上是个奇迹——虽然自其诞生伊始，就已经有人出于对历史的责任心，试图提前宣布它的落幕。然而这么些年下来，这种精确的计算似乎出了点状况，以至于该提法竟然稳当当地立住了。是的，既成事实，约定俗成，做到了这两点，这种粗暴的、以作者出生年份为基准的“十年断代”方案，就算再不合理，也有了顽强的生命力，你的冷眼和不服气，只好一边晾着，拿它一点办法都没有。更何况，一直有不少优秀的头脑在对此概念进行“打补丁”和升级换代，使得它的有效边界，能够变得越来越清晰。

在厚厚两大册、开本阔大的《70后诗选编》中，入选的诗人数量不多，汇总起来的作品却算得上体量惊人，带有“为一代人立史”的性质，并试图复制《朦胧诗全集》、《后朦胧诗全集》和《中间代诗全集》一系的上市模式，新增一部当代诗的断代史，以确保整个汉语诗歌市场看上去依然那么熙攘，而70后的各路好汉们依然在替天行道。据说，它的出现，经历了长达四年的酝酿，调和了各方莫名其妙的矛盾，做出了一些不得不做的妥协——于是，如今横空出世，倒也让近年来整体上差不多奄奄一息的“xx后”系列股行情得到了提振。与此同时，用1400多页的分量打底，这部集子又宣称，要以自己的高调亮相，来宣告“70后”这支诗歌概念股的停牌（见《70后诗选编·编选

说明》）。这和其他选本试图确立流派风格或群体性质的惯常做法不同，倒称得上兵行险招，别具一格。

此选本所考虑的对象，并不是通常的“生于1970–1979年之间”的诗人，而是兼顾了诗人进入这个行当（即所谓“出道”）的时间，使得这样一个时间段概念并不仅仅是生理意义上的，还是精神（背景）意义上的。当然，并无必要继续抄录编者陈述的编选原则，因为在这方面，他们无疑有周全的考虑，在表达上堪称“滴水不漏”。总之，无论我们现在怎么来重新看待类似的概念，作为编纂一部诗集、勾连起众多诗人的一条线索，它总算是能够自圆其说。更何况，入选的诗人，也都称得上汉语当代诗的中坚力量，他们在之前众多诗人的基础上，极大地拓展了汉语诗写作的疆域——单论这一点，就已经能够“冰释前嫌”，抛开概念之争，回归诗的本位，冷静下来打量这个群体的创作实绩了。

参照之前的几种断代集的命名方式，《70后诗选编》书名原拟作“70后诗全编”，但由于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外部原因，最终改成了现名。在我看来，这是歪打正着，因为“选编”两字彰显的筛选机制，以及判断力在背后起作用的事实，要远远好于“好大喜功”的“全编”——这字眼透露出一种不合时宜的傲慢。更何况，这一代人尚在进行时，阶段性总结哪里用得了“全”这样的完成时态？这部书以选集的面貌问世，是正得其宜的，更是“70后诗人”内部自治的产物，也是这一代诗人自我建设的体现——虽然我曾在多个场合声称，放在一个更加宏大的时间视野上来看，这一百年内的诗人，都可能被后世视为“同一代人”，但这并不妨碍这个“大范围的一代人”中，还可以分成略有差别“小范围的一代人”。以传统的观念来看，这还是最为扎实可行的一种努力：选本从来都是确立流派、群体或阶段性成果的经典化地位的最有效方式。不妨参看《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或《又玄集》等唐代人选唐诗的选本，它们提供的文学秩序和对诗人的认知，和如今的观念大异其趣，但它们为唐代人诗作的经典化，迈出了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并提供了一个有待于后人去丰富的“源”。《70后诗选编》的这种自我建设，谦虚一点来看，也是“源”，并不是要僭越历史的位置，而是为今后的遴选和淘汰，提供一份证词，也预示着无边的可能性。

（《70后诗选编》，吕叶主编，广子、阿翔、赵卡编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3月出版。）

本埠作品

吹来一阵清新的风
——读寒石的《摇曳与芬芳》

□ 陈 峰

对我来说，寒石这个名字并不陌生，经常在报纸上见到大作，细细拜读，常常引以为师。

今年有幸参加了一个笔会，没料到寒石也在。他是一位谦逊和蔼的邻家大哥，交谈甚欢，并赠我他的一本新书《摇曳与芬芳》，让我欣喜有加。淡雅的封面勾画了一幅旧城廓，感觉有一股清新的风扑面而来，如遇久雨初晴的天气一样，给人一种眼前一亮的爽利。

全书分四辑，《家园地理》、《芬芳四季》、《岁月当歌》、《乡土味道》。家园、四季、岁月和乡土就像是作者的四种表情，包涵了恬淡、深沉、安静和从容。

品读《半浦岁月》，作者犹如一位史学家，在半浦村口的江边，发现了一根方形石柱，粗盈尺，高三米余。细究之下，这石柱是一盏用来照明方便行人的风雨灯。跟着作者穿越时光隧道，流连在益丰门头、乐善堂、和庆堂、九间头、中书第……半浦村名人辈出，宋末曾出过副宰相，一个祠堂曾出过四五个进士，林则徐是半浦村女婿，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也是半浦人。穿行于这样的风景中，作者的心里是喜悦的，也是忧伤的，他写下了这

样的一段话：“灰不仅仅是古老的象征，历史往往到成灰了才会被人惦记，然后人们再回头从灰里发掘、整理……半浦很古、很‘灰’，我想要掺入多少时光岁月，才能勾兑出眼前这一抹深涩厚重的‘古灰’呵？”作者强烈的乡土之情跃然纸上。

我喜欢这本书，读来不费力，又可亲可爱，书中不时闪烁着有嚼味的语句：“大河流水，它能丈量出自己的长度、时间的宽度，却丈量不出人世和人心。”“石头无言，但一旦打破沉默，其无声的语言比任何形式的演绎更深邃、动人，其沉默的姿态，比任何激情四射的讲演都生动、有力。”“毛豆变黄豆，花生也成了‘老生’，正当鲜的是红薯。”“温热的老酒，慢慢品、咂、尝，可以吃出糯糯香香、醇醇厚厚的阳光和秋天的味道。”

这些有味道的语言，写得温情而又有乡土气息，特别在描写家乡的食物与农作物方面，会激起读者一种阅读的期待，不知道作者会把人人司空见惯的灰汁团或草子写成什么样。哦，原来作者心目中灰汁团的味道是夹杂了母亲的味道，作者笔下的牛肉贪吃草子暴毙而被村民打了牙祭开了荤。江南的乡野风情像一幅水墨画那样，淡中见味。由此可见，作